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外国少年文学卷

● 主编 韩作黎
● 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

阿·柯南道尔 著
(英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/(英)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 A.)著;陈少硕译.
—北京:中国和平出版社,1997.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;外国少年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福… II. ①柯… 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;侦探小说—英国—
近代 IV. IS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95 号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—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演绎法的研究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取来一瓶药水，再从一只干净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一支注射器。他用白而有劲的长手指装好了细长的针头，卷起了他左臂的衬衫袖口。他沉思地对自己的肌肉发达、上面有很多针孔痕迹的胳膊注视了一会儿，终于把针尖刺入肉中，推动小小的针心，然后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，满足地喘了一大口气。

他这样的动作每天3次，几个月来我已经习惯了，但是心中总是不以为然。一天一天地过去，这个情况对我的刺激日渐增加。因为我没有阻止他的勇气，每到夜深人静，想起此事，就感到良心不安。我不止一次地想把心里的话向他说，但是由于我的朋友性情孤僻、冷漠，而且很难接受意见，使我觉得要想向他无拘无束地进一忠告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的毅力，他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我所知道的他那许多非常的性格，都使我胆怯而不愿惹他不高兴。

但是，这天的下午，也许是我在午饭时喝了葡萄酒，也许是因为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我，我觉得再也无法容

忍下去了。我问他道：“你注射的是什么？吗啡，还是可卡因？”

他把一本旧书打开，无力地抬起头来说：“这是可卡因，百分之七的溶液。你想试试吗？”

我毫不客气地回答：“我不想试。阿富汗的战役害得我的身体至今没有恢复。我再不能摧残它了。”

他对我的恼怒并不在意，含笑答道：“华生，你也许是对的。我也知道这对于身体是有害的，不过我感觉它既有这样强烈的兴奋和醒脑的能力，它的副作用也就没有什么重要了。”

我诚恳地说：“可是你也考虑考虑利害得失吧！你的脑筋可能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经过刺激而兴奋起来，然而这究竟是残害自身的作法。它会引起不断加剧的器官组织变质，否则至少也会导致长期衰弱，你也很清楚这种药会引起的不良反应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你为什么只顾一时的快感，戕害你那天赋的卓越过人的精力呢？你应当明白，我这不仅是从朋友的立场出发，而且还是作为一个对你的健康负责的医生而说的话。”

看来，他听后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把十指对顶在一起，把两肘安放在椅子的扶手上，像是对谈话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
他说：“我好动不好静，每逢无事可做的时候，我就会心情烦躁。给我难题，给我工作，给我最深奥的密码，给我最复杂

的分析工作，这样我才觉得最舒适，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。我非常讨厌平淡的生活，我追求精神上的兴奋，因此我选择了我自己的特殊职业——也可以说是我创造了这个职业，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。”

我抬眼问他：“唯一的私人侦探吗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唯一私家咨询侦探。我是侦探的最高裁决机关。当葛莱森、雷斯垂德或埃瑟尔尼·琼斯遇到困难的时候——这是他们常有的事——他们就来向我请教。我以专家的身份，审查材料，提供一个专家的意见。我不居功，报纸上也见不到我的名字。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得到发挥的这种快乐，就是我最高的报酬。你总还记得在杰弗逊·侯波案里我的工作方法所给你的一些经验吧？”

我热诚地回答说：“不错，我还记得。那是我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奇案。我已经把破案经过写成一本书，用了一个新颖的标题：《血字的研究》。”

他不满意地摇头说：“我粗略看过一遍，实在不敢恭维。要知道，侦探术是——或者应当是一门精确的科学，应当用同样冷静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研究它。你使它渲染上一层小说色彩，结果就弄得像是在几何定理里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了。”

我反驳他说：“但是书中确有像小说的情节，我不能歪曲事实。”

“应该把重点所在显示出来，有些事实可以不写。这案件里最有价值的，只是我怎样从事实的结果找出原因，再经过精密的分析和推断而破案的过程。”

我写那篇短文，本来是想博得他的欢心，没想到反而受到了指责，心中很不舒服。我承认，正是他的过分自负激怒了我，他似乎在要求：我的著作必须完全用来描写他个人的行为。在我和他同住在贝克街的几年里，我经常地发觉我那伙伴在静默和说教的态度里，总隐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。我不愿多说了，只是坐着抚摩我的伤腿，我的腿以前曾被枪弹射穿，虽然不碍走路，但是一遇天气变化就感到痛楚难堪。

停了一会，福尔摩斯装满了烟斗，慢慢说道：“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。上星期就有一个叫做福朗斯瓦·勒·维亚尔的人来向我请教，你也许知道，这个人最近在法国侦探界里已崭露头角。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，可是缺乏提高他的技术所必备的广泛学识。他所请教的是有关一件遗嘱的案子，很有趣味。我介绍了两个相似的案情给他作参考：一件是1857年里加城的案件，另一件是1871年圣路易城的那个案子。这两个案情给他指明了破案的途径。这就是今天早晨接到的他的致谢信。”说着他就把一张弄皱的外国信纸递给了我。我看了看，信里夹杂着许多恭维话，充满了“伟大”，“高超的手段”，“有力的行动”等等表示这位法国人的热情、景仰和称赞的话。

我说：“他像是个在和老师讲话的小学生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轻轻地说：“啊，他对我所给他的帮助估价过高了，他自己也有许多的才能呢。一个优秀的侦探家所必备的条件，他几乎都有。他有观察和推断的能力，只是缺乏学识，这个，他将来还是可以得到的。他现在正在把我的几篇短作译成法文。”

“你的作品？”

他笑着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很惭愧，我写过几篇论文，全是技术方面的。你记得不记得那一篇：‘论各种烟灰的辨认’。在那里，我举出了140种雪茄烟、纸烟、烟斗丝的烟灰，还用彩色的插图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。这是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常常出现的证据，有时甚至是全案最重要的线索。如果你回忆一下那个杰弗逊·侯波案件，你就会知道，烟灰的辨别，对于破案多少是有些帮助的。譬如说你能在一个谋杀案里确定凶手是吸印度雪茄烟的，这样，显然就把你的侦查范围缩小了。印度雪茄烟的黑灰和‘鸟眼’烟的白灰的不同，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，就如同白菜和马铃薯的区别一样的分明。”

我说：“你对审查细微的事物确实具有特殊的才能。”

“我感觉到了它们的重要性。这就是我写的关于跟踪脚印的专论，里边还提到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。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，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可以影响到他的手

形,附有石工、水手、木刻工人、排字工人、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的手形插图。这些对于科学的侦探术是有很人的实际意义的。特别是在遇有无名尸体的案件和探索罪犯身分等时都有用处。噢,我只顾谈我的嗜好,使你心烦了吧?”

我恳切地回答说:“不但不觉得心烦,而且极感兴趣。这是因为我曾经亲自看见过你对于这些方法的应用。你方才谈到观察和推断,当然,某种程度上,这两方面是彼此关联着的。”

他舒服地靠在椅背上,从烟斗里喷出一股浓厚的蓝烟来说:“没有什么关联。举例来说,观察的结果表明,你今早曾到韦格摩尔街邮局去过,面通过推断,却知道了,你在那里发过一封电报。”

我道:“对!完全不错!但是我真不清楚,你怎么知道的。那是我一时的随意行动,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啊。”

他看到我的惊奇,很得意地笑着说:“这个非常简单,简直用不着解释,但是解释一下倒可以分清观察和推断的范围。我观察到在你的鞋面上沾有一小块红泥,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,从路上掘出的泥,堆积在便道上,走进邮局的人很难不踏进泥里去,那里的泥是一种特殊红色的,据我了解,周围再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了。这就是从观察上得来的,其余的就都是由推断得来的了。”

“那么你怎么推断到那封电报呢?”

“今天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坐在你的对面，并没有看见你写过一封信。在你的桌子上面，我也注意到有一大整张的邮票和一捆明信片，那么你去邮局除了发电报还会作什么呢？除去其他的因素，剩下的必是事实了。”

我略想了一想又说：“这件事确实如此，正合你的说法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了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复杂的考验，你不觉得我鲁莽吧？”

他答道：“正相反，我很欢迎，这可以使我省去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。你所提出的任何问题，我都高兴研究。”

“我常常听你说，在任何一件日用品上面，很难不留下一些能显示使用者特征的痕迹，受过训练的人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。现在我这里有一只新得来的表，你能不能从上面找出它的旧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呢？”

我把表递给了他，心里暗自好笑。因为依我想来，这个试验是无法解答的，也可算是我给他平日独断作风的一个教训吧。他把表拿在手里，仔细地端详着，看了看表盘，又打开表盖，留心察看了里面的机件，先用肉眼，后来又用高倍放大镜检查。他面部沮丧的表情，几乎使我笑了出来，最后，他关上表盖，把表还给了我。

他道：“这里几乎没有遗留的痕迹可找，因为这只表刚擦过油泥，把最主要的痕迹搞掉了。”

我答道：“不错，这只表是擦过了油泥以后才落到我的手

里的。”我心中对我伙伴用这一点作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很不以为然。就是一只未修过的表，又能找出什么有助于推断的痕迹呢？

他用半闭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说道：“虽然遗痕不多，我的观察也并没有完全落空。姑且说一说请你指正吧。我想这只表是你哥哥的，是你父亲留给他的。”

“不错，你是从在表的背面上所刻的 H. W. 两个字头知道的吧？”

“不错，W 代表你的姓。这只表差不多有 50 年的历史了，表上刻的字和制表的时期差不多，所以我知道这是你上一辈的遗物。按照习惯，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，多传给长子，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父亲已去世多年，所以我断定这只表是在你哥哥手里的。”

我说：“这都不错，还有别的没有？”

“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。本来会有很光明的前程，可是他把好机会都放过去了，所以常常生活潦倒，偶尔也有时景况很好，最后因为好酒而死。这都是我所看出来的。”
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忍不住在屋内无精打采地踱来踱去，内心有无限辛酸。

我说：“福尔摩斯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真无法相信，你竟然会耍出这么一套来，你一定早已知道了我哥哥的惨史，现在假装用一些玄妙的方法，推断出来这些事实。你想我会相

信你从这只旧表上就能够发现这些事实吗？不客气地说，你这些话简直是有些骗人。”

他和蔼地说：“亲爱的医师，请你宽恕我。我是按着理论来推断问题的，却没想到这可能对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我向你保证，在你给我观察这只表以前，我还不知道你有一位哥哥呢。”

“可是你却如此神妙地推测出这些事实来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是与事实相符的。”

“啊！这还算侥幸，我只是说出一些可能的情况，并没想到会这样正确。”

“那么你并不是猜想出来的了？”

“对，对，我向来不猜想。猜想是一种不好的习惯，它无助于作逻辑的推理。你所以觉得奇怪，是因为你没有了解我的思路，没有注意到往往能推断出大事来的那些细小问题。举例来说吧，我开始时曾说你哥哥的行为很不谨慎。请看这只表，不仅下面边缘上有凹痕两处，整个表的上面还有许多的伤痕，这是因为惯于把表放在有钱币、钥匙一类硬东西的衣袋里的缘故。对一只价值 50 多金镑的表这样不经心，说他生活不检点，总不算是过分吧！单是这只表已经如此贵重，若说遗产不丰富，也就没有道理了。”

我点着头，表示领会了他的道理。

“伦敦当铺的惯例是，每收进一只表，必定要用针尖把当

票的号码刻在表的里面,这个办法比较挂一个牌子好,可以免去号码失掉或混乱的危险。用放大镜细看里面,发现了这类号码至少有4个。结论是:你哥哥常常窘困,附带的结论是:他有时景况很好,否则他就不会有力量去赎当了。最后请你注意这有钥匙孔的里盖,围绕钥匙孔有上千的伤痕,这是由于被钥匙摩擦而造成的。清醒的人插钥匙,不是一插就进去吗?醉汉的表都会留下这些痕迹的。他晚上上弦,所以留下了手腕颤抖的痕迹。这还有什么玄妙呢?”

我说:“一经说破,如见天日。请你原谅我对你的冒犯。我应该对你的神妙能力有更大的信心才对,请问你目前手里还有没有侦查的案件?”

“没有,所以才注射可卡因啊。不用动脑筋,我就活不下去。除却这个还有什么生趣呢?请站到窗前来。难道有过这样凄凉惨淡而又无聊的世界吗?看哪,那黄雾沿街滚滚而下,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中间飘浮而过,还有再比这个更平凡无聊的吗?医师,试想英雄无用武之地,有劲头又有什么用呢?犯罪是寻常的事,人生在世也是寻常的事,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寻常的事还有什么呢?”

我正要开口回答他那激烈的言论,忽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音。我们的房东走了进来,托着一个铜盘,上面放着一张名片。

她对我的伙伴说道:“一位年轻的妇女求见。”

他读着名片：“梅丽·摩斯坦小姐。嗯！这个名字生疏得很。赫德森太太，请她进来。医师，你不要走，我愿你留在这里。”

案情的陈述

摩斯坦小姐以稳重的步履、沉稳的姿态走进屋来。她是一个浅发女郎，体态轻盈，戴着颜色温和的手套，穿着的衣服很能体现她的风度。因为她衣服的简单素雅，说明了她是一个生活不太优裕的人。她的衣服是暗褐色毛呢料的，没有花边和装饰，戴着一顶同样暗色的帽子，边缘上插着一根白色的翎毛。面貌虽不美丽，但是丰采却很温柔可爱，一双蔚蓝的大眼睛，富有情感，饱满有神。就我所见到过的女人，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副这样高雅和聪敏的面容。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的时候，我看见她嘴唇微动，两手颤抖，显示出内心的不安和紧张的情绪。

她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所以来向您请教，是因为您曾经为我的女主人西色尔·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桩家庭纠纷。她对您的协助和本领是很感激和钦佩的。”

他想了想回答道：“西色尔·弗里斯特夫人呀，我记得对 she 有过小小的帮忙。那·一件案子，我记得是很简单的。”

“她并不认为简单。最低限度，我所请教的案子您不能同

样也说是简单的了。我想再也没有其他事情比我的处境更离奇费解了。”

福尔摩斯搓着他的双手，目光炯炯。他从椅子上微微倾身向前，在他那清秀而像鹞鹰的脸上现出了精神高度集中的样子。“说一说您的案情吧。”他以精神勃勃而又郑重其事的语调说道。

我觉得在此有些不便，因而站起来说道：“请原谅我，失陪了。”

没想到这位年轻姑娘伸出她戴着手套的手止住了我，说道：“您如能再坐一会儿，可能会给我很大帮助呢。”

我只好重新坐下。

她继续说下去：“简单地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：我父亲是军官，驻在印度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回到了英国。我母亲去世很早，国内又没有亲戚，于是就把我送到爱丁堡城读书，在一个环境很舒适的学校里寄宿，一直到我 17 岁那一年方才离开那里。1878 年，我的父亲——他是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——请了 12 个月的假，返回祖国。他从伦敦拍来电报告诉我，他已平安地到了伦敦，住在朗厄姆旅馆，催促我即刻前去相会。我还记得，在他的电文中充满了慈爱。我一到伦敦就坐车去朗厄姆旅馆了。司事告诉我说，摩斯坦上尉确是住在那里，但是自从头天晚上出门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我等了一天，但没有消息。到了夜里，采纳了旅馆经理的建议，我去警察署报

告，并在第二天早上的各大报纸上登了寻人广告。我们的寻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。从那天起直到现在，始终没有得到有关我那不幸的父亲的任何消息。他回到祖国，心中抱着很大的希望，本可以静享清福，没想到……”

她用手摸着喉部，话还没有说完，已经泣不成声。

福尔摩斯打开了他的记事本问道：“日子还记得吗？”

“他在1878年12月3日失踪——将近有10年了。”

“他的行李呢？”

“还在旅馆里，行李里边没有找出什么可以作为线索的东西——只是些衣服和书籍，还有不少安达曼群岛的古玩，他从前在那里是个监管囚犯的军官。”

“他在伦敦有朋友吗？”

“我们只知道一个——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，和他同在一个团里。这位少校前些时已经退伍，住在上诺伍德。我们已经和他联系过，可是他连我父亲回到英国的事都不知道。”

福尔摩斯说：“真是怪事。”

“我还要谈到更奇怪的事呢。大约6年前——准确日期是1882年5月4日——在《泰晤士报》上发现了一则广告，征询梅丽·摩斯坦小姐的住址，并说如果她回答的话，是对她有利的，广告下面没有署名和地址。那时我刚到西色尔·弗里斯特夫人那里充当家庭教师。我和她商量以后，在报纸广告栏

里登出了我的住址。当天就有人从邮局寄给我一个小纸盒，里面装着一颗很大的光泽耀眼的珠子，盒子里没有一个字。从此以后，每年到了同一日期总要接到一个相同的纸盒，里面装有一颗同样的珠子，没有能找到寄者的任何的线索。这些珠子请内行人来看过，说是稀有之宝，价值很高。你们请看这些珠子，实在很好。”她说着就打开了一个扁平的盒子，我看见了生平从未见过的6颗上等珍珠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您所说的非常有趣，另外还有其它的情况吗？”

“有的，今天早上我又接到了这封信，请您自己看一看，这也就是我来向您请教的原因。”

福尔摩斯说：“谢谢您，请您把信封也给我。邮戳，伦敦西南区，日期，9月7日。啊！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，可能是邮递员的。纸很好，信封值6便士一扎，写信人对信纸信封很讲究，没有发信人的地址。‘今晚7时请到莱西厄姆剧院外左边第三个柱子前候我。您如怀疑，请偕友二人同来。您是被委曲的女子，将会得到公道。不要带警察来，带来就不能相见。您的不知名的朋友。’这果然是一件好玩的玄秘的事情，摩斯坦小姐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正是我要和您商量的呀。”

“咱们一定得去。您和我，还有——不错，华生医师还是咱们所需要的人。信上说，两位朋友，他和我一直是在一起工